

##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44 期

## 锦里诗苑

## 小世界(组诗)

静聆音(辽宁)

## 夏夜

鸟鸣偶啄暮色,喙端青草的绿  
融入其中,欲晕染它物  
被它物擦去色泽。暮色只令悲伤  
沉重

小石子落在运河水里,投掷的老人  
回顾童年的稚气,却激起些许  
沉向。微风吹来,唯身体越来越轻

桥上倚栏的人,心之湖里  
鱼不时露出小嘴  
吐着泡泡,透明。有心事的人  
总是被人一眼识破

夏夜,三重涟漪岸边灯晕  
树影在白墙上恍惚  
苏州小调在檐下燕巢逗留  
你再次走过  
戏词有不同于从前的夹竹桃味

## 小路尽头传来足音

石板小路尽头传来足音  
人影三两一闪而过  
对着小路的墙上  
淡粉的深蓝的,两团氤氲

痴痴呆望片刻  
心中的空谷  
孤零零  
又隐约几许静谧。

抚摸斑驳凹凸的墙面  
阳光在其中蕴含暖,在其上撒金  
轻敲。年月经久的虫鸣醒来  
蠕动,从砖缝隙到耳朵

你换了一份心情  
慢慢走着,想着心上的人

## 春又过半

风筝。最长的线在心里  
喧闹在远处  
薄而轻,声音似乎未被传回  
词语寻找误读。观看的人  
仰着脸,有一刻日光  
炫目,有信笺飞向黑洞  
奔跑的人逆风而行  
偶尔回头看看他所放飞的  
然后更加快速地奔跑  
连翅丛被忽视,虽然它们规划  
路径,直到大鸟扑落  
几瓣纤黄起飞,春提前过半  
观看者更加凄楚,收线人  
低着头,有一张看不清的脸

## 这世界

我走着,是另一个接受影像的镜子  
碧水河在我左侧,静静的

它和我都不是好镜子  
比如它倒置  
比如我将诸多哲学而来的意义  
和个人情感强加于事物

亭子即是不远的那个亭子  
也是我昨夜睡前想到的“长亭短亭”中的  
亭子。河水不承担感别错  
风点画一圈圈涟漪。我目光不在水面  
微波在心中

河岸的连翘花。我曾折了一枝  
望之生感,写诗云:我想赠你一枝柳条  
用旧的意象,不愿放手的爱意

这世界。右侧急刹车刺耳  
一只小宠物跑出小萝莉的怀抱  
她的惊愕,她的焦急,她的释怀  
她优雅地重又抱起它,各色人等

皆背景。萝莉,一个新词语  
一个新象征  
我看不清女孩的脸:那被语言遮蔽的生动  
……你的样子亦是模糊的

## 花朵是亘古的花朵

花朵是亘古的花朵  
跨越千年,名与实一旦嫁接  
结合就成永世  
万代不变的事物,赋予  
这园中擦肩而过的游人隐秘的  
联系。我寻谁的足迹而来  
谁将步我的后尘

着一身古装,翩翩起舞的  
还有所遇之男女老少瞬间的时空回望  
(来过的,终会再想起)  
汉赋,唐诗,宋词  
于我此时薄如臂上纱袖,或许  
这余韵轻盈胜过我执卷追索词句  
闲愁,我要为谁写下  
痼疾行几步成风,引落花为之再染  
半缕清香

## 小世界

枝丫的影,它们滤过的阳光  
落樱如梦境,弥散草地  
不时又有花瓣飘落  
夜的萤火与喜悦

独坐摆圈一角  
回到个体的光圈,世界  
只有周围几米方圆  
落花里小草成稀疏来客

白日外面的暮色  
自我映照的小环宇里,伸出手  
几瓣来,几瓣去,皆因风起?

你的到来,是因为什么

## 进城,做一颗黄皮果(外二首)

丘文桥(广西)

一念起,爱抚每一片叶子  
做城里的黄皮果树  
在城市的步道边  
在花架上的迎春花,被碾压的视线里  
渐渐扬起的表情  
然后就踉跄地低垂

路过的公文包和匆忙的  
叹息  
先于花听见风声  
周边必须是绿色的叶子,我才可以  
倾听满世界温暖阳光

我看满树的花  
开出声称黄皮的果  
淹没在善变的甜蜜里

## 时光机

记不起名字的植物,抹过脸  
皱纹不长也爬满的,脸  
比高速路的汽车还要快  
世上的人们没有一天不在劳作  
高高在上的太阳  
和总抓也抓不紧的时间  
你的内心如冬天里的雪一样洁白吗  
你的内心能像纯净水一样透明吗  
如果是这样  
夜里会有美好的梦境  
早晨的鸟叫可以穿透窗帘  
田野无际却美丽  
风姿婆娑而来  
让我静静地在家乡的丛林里睡一觉

让我在家乡睡一觉  
让我做一个梦  
让我和溪水说话  
秋天的云彩在竹林的头顶走过  
透过云朵的阳光洒满山岗  
水稻快熟了  
小孩和狗的吠声藏在蜜蜂和鸟鸣中间  
让我在家乡的丛林里睡一觉  
要是下雨了  
过路的诗人  
请用朗诵诗歌的方式把我唤醒

让我在家乡睡一觉  
让我做一个梦  
让我和溪水说话  
秋天的云彩在竹林的头顶走过  
透过云朵的阳光洒满山岗  
水稻快熟了  
小孩和狗的吠声藏在蜜蜂和鸟鸣中间  
让我在家乡的丛林里睡一觉  
要是下雨了  
过路的诗人  
请用朗诵诗歌的方式把我唤醒

## 晨读

即使是虚构的,影子也有重量  
像早起的晨曦穿过夜灯  
像鸟鸣带来树的张羽  
像生活彻底混乱了秩序

## 晨读

即使在虚构的,影子也有重量  
像早起的晨曦穿过夜灯  
像鸟鸣带来树的张羽  
像生活彻底混乱了秩序

云在窗外飘来飘去,被概拭因覆盖  
真相 鸟儿吃下一颗种子  
有些目光注定迷茫

那些牵着老虎写诗的人  
追逐酒醉的蝴蝶 无法干爽的目光突破  
夜的羁押。我满意于如今  
路过的春天草木拥挤时  
思考抒情的重要性  
我曾是一个被这些情节喂活的人  
我也曾见到今天的太阳,  
闻到今天的花香,淋过今天的大雨  
毫无章法

从夜到黎明 从黎明到天亮  
我满意于如今  
如今 正捧着某位诗人的诗集  
任由干净的抒情惆怅

## 放水

黄亦橙(四川)

从惊蛰炸裂开来的震雷  
惊醒了天府之国的酣眠  
也引出了一群春天的蝴蝶  
柳树在河边酣睡大醉  
花骨朵乱开在人田间  
鸟雀跳跃枝头头不可言  
谷芽躲在壳里  
万物复苏都需水的滋润  
打开都江堰的闸坝  
一缕清波在成都平原欢歌  
滚滚江水在外江一步三回头  
跑来的春风牵着雪山  
一次次地带来放水的信号  
等待一个庄严的仪式  
两千多年来的渴盼  
代言了五谷丰登

树梢挤满新发的嫩芽  
青草钻出翠绿的清香  
阳光的喇叭声翻过玉垒山  
围堰、祭拜、宣读祭词、祭祀舞  
“放水了……”“放水了……”  
一呼百应,喊声一声接一声  
传遍玉垒山麓,震动岷江两岸  
堰工们手持着铁钎,在冰冷的  
闸坝的闸桥保持到最后一刻  
一江春水顺着开水号子流淌  
打水头的竹竿水声里叫嚷:  
“不要冲坏良田,不要冲毁桥堰  
安流顺航,为民造福  
放水,放出了一个新颜的盛世

## 信念

李方才(四川)

要人尊重你,  
自己就要主动尊重人。  
要人理解你,  
自己就要善于理解人。  
要人信任和支持你,  
自己就要以实际行动,  
赢得他人的支持与信任。

## 商海弄潮

## 母亲做布鞋

魏太红(四川)

小时候,我们都穿母亲做的布鞋。  
母亲做的布鞋,几姊妹争着想要,  
母亲挨着轮子,给每个人都做了一双。

记得新鞋做好,我总会把鞋紧贴胸口,  
稍稍停留,然后眯起眼睛,昂起头,  
从鼻腔里缓缓呼出一口气,做出很惬意、  
很享受的样子,再把鞋放到鼻前嗅一嗅,  
那味道只有新布才有的质地味。淡淡的一股清香,有麦香味,有棉花味,有笋壳叶味,无论如何,决不会有缝纫机油的机械味。

那时的我们,物资匮乏,一年四季  
两双鞋轮换着穿。夏天穿塑胶凉鞋,冬  
天穿母亲做的棉布鞋,直到小学读书的  
时候,才有了一双胶鞋。

随着年龄长大,穿上母亲做的布鞋,  
走出门的时候,突然发现布鞋越看越  
越土气,越看越丑陋,从此再没有穿过。  
母亲看在眼里,明白了一个个渐渐长大  
的心事。

母亲没有责怪我们,只是默默地接  
受了现实。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鞋兜里,  
我看见了一些半成品的布鞋,有做了一  
半的鞋底,有做好的鞋帮子,还有剪成  
脚形的笋壳。母亲再也没有为我们做布  
鞋,偶尔做鞋,也是做给自己穿,这应该  
是母亲爱屋及乌的一种情结吧。

白天,母亲忙于生产队劳作,晚上  
大部分时间都做针线活。每当这个时  
候,全家围着火炉坐下,火炉上罩着硕  
大的竹兜子,竹兜子用薄薄的篾片镂空  
编成,留有无数较大的孔隙,洗好的衣  
裳、鞋、袜,全都放在上面烘烤。火炉正  
旺,乌黑的煤块,次第变亮,变红,变黄,  
通红的部分卷起蓝色火苗,像极了4月  
的蚕豆花瓣,仿佛很快乐的样子,左右  
倒伏起舞,在热能的帮助下,发出呼呼  
的响声,煤块燃烧传递的热量,毫不吝  
惜地温暖了整个屋子。

在火炉烘烤下,竹兜上覆盖的物件  
不断冒出一股股白烟,在每个人头顶上  
盘旋、蒸腾,原本昏暗的电灯光线越发  
暗淡。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即闲聊。我  
呆呆地盯着那翻滚不停的火苗,看得正

出神。母亲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腾出  
手来,把竹兜上烘烤的衣裳、鞋袜,一  
件件地翻一遍,偶尔插上一两句话,又  
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开来。

每逢雨天,生产队不出工,母亲便  
为我们做布鞋。

母亲找来毛竹笋壳,擦去叶片凸面  
附着的棕色刺毛,剪出鞋的形状。用白  
布包裹起来,再用针线缝上。

把几种棉布的边角料收集起来,用  
麦面熬成糊状均匀涂抹,固定在一块平  
整的木板上,连续几天太阳曝晒,形成  
一大块一大块拼接的布壳,布壳剪成鞋  
型,与包裹好的笋壳重叠在一起,再用  
一块白布上下包裹,用锥子将麻线一  
针一线固定,做成鞋底。

鞋底是有2厘米厚,正反两面密密  
麻麻全是麻线。一针针的麻线排列有  
序,大小一致,仿佛稻田里栽插的秧苗。  
每个线头深深扎进棉布里,形成明显的  
凹点,有规律地起伏,犹如茶马古道  
上留下的一个个拐子窝。

母亲做鞋的时候,右手手指上带着  
针戒指,就像带了一枚银戒指,其实是  
铝戒指。针戒指上布满了坑坑洼洼小  
小的针眼凹,用于辅助渡针。母亲用锥  
子在鞋底上使劲地钻,在针戒指辅助下,  
细细的麻线穿过鞋底,母亲左手捏住穿  
出的线头,握成拳头绕上一圈,抬起头,  
往上轻轻一拉,麻线顺从地穿过了右  
手心的鞋底,如此反复,一针一线布满了  
整个鞋底。

母亲时不时会把锥子在自己额前  
的发际边轻轻一刮,然后埋头用力钻鞋  
底。我不清楚母亲这样做的理由,母亲  
告诉我,在额前的头发上刮一下,可以  
把头发上人体的发油,沾到锥子的针尖  
上,起到润滑作用,会稍微省力些。

做鞋帮子,母亲通常使用两种新布  
料,其中一种是白色的棉布,用作里层,  
深色布料和花色布料用作外层表面。

母亲做的布鞋,虽然有些粗糙,有  
些丑陋,可是很耐用,很暖和,至少在冬  
天,我是不会长冻疮的。

今年的雪,比往年来得早,来得猛。在广大的北方“苦  
雪久矣”的时候,成都平原也终于盼来了一场纷纷扬扬的  
大雪。微信朋友圈,已被白雪占领。蜀犬吠日,蜀人喜雪,物  
以稀为贵嘛。

面对窗外越来越密集的雪,我想起了童年时村小冬  
日落雪的时光。

半夜里,恍惚的睡梦被屋后竹子咔嚓的折断声惊醒。  
母亲在静寂深沉的夜里幽幽地说道:“下雪了。”母亲的话,  
赶走了我后半夜的睡意,在并不很温暖的被窝里,向隐隐  
透着亮光的木窗瞪着大大的眼睛,直到黎明。这一天肯定  
是不会赖床的,早早起来打开房门,一望白茫茫的乡野,竟  
是一种全然陌生的惊奇。

背了书包,光着脚板,提了一双后跟都跟烂了的单布  
鞋上学去。在教室外台阶下的水田边用水胡乱把泥脚洗  
了,蹬上布鞋进教室去。教室里,别的孩子竟来得出奇的  
早,包括那些平时总是迟到的同学。有几个仍是赤着脚的,  
坐在座位上,双脚不停地在泥地上蹭蹭,嘴里发出嘶嘶的  
声音,脸冻得通红,一鼻鼻涕随着吸吸溜溜的声音在“蜂儿  
洞”里进出。突然有人喊一声:“挤油渣儿!”话音未落,已应  
者“云集”。

不分男女,几乎所有孩子立即站成一排,背靠教室的  
墙壁,两头使劲往中间挤。中间被挤得“爆”出来的,立即又  
推到后面继续往里挤,边挤边叫“挤油渣儿,挤油渣儿”,哈  
哈哈笑。有人长满冻疮开着裂口的烂脚被踩出血了,就赶  
忙退出人群蹲到一边去,摸着血淋淋的脚脚低声哭泣,但  
绝不会怨恨是谁踩了他。当疼痛一过,立即又加入“挤油渣  
儿”的队伍。这样挤来挤去,教室墙壁上的泥灰就全部磨  
掉,露出黑色的砖块和砖缝间的河沙,满教室尘土飞扬。有  
的人的破棉袄被挤得棉花飞落,有的人的裤腿被撕破成了  
“飞股旗”。挤得紧张时,鼻涕也顾不上,结果前前后后的  
“油渣儿”都遭了殃。一个个兴高采烈,满脸通红冒出细密  
的汗珠。教室外,寒风呼啸,白雪飘飘。在那个几乎四面漏  
风的教室里,气氛竟有热火朝天之境。

老师拿着教棍夹着课本走进教室来,笑眯眯地看着,  
不说话。“挤油渣儿”的运动在老师的沉默里慢慢停止下  
来,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久,就开始听到此起彼伏吸  
溜鼻涕的声音,接着就听到滴滴嗒嗒的脚步声,最后两种  
声音混成一片,淹没了老师讲课的声音。这要是平时,老  
师的教棍或者粉笔头早就落到头上了,但是这一天老师出  
奇的温和和,他停止了讲课,对坐在教室最后的同学说:“你  
去村公所院子王木匠那里要几块木棒棒来烧火烤,你就跟  
他说是陈老师说的。”话还没说完,他已经踩着烂布鞋旋风  
般的冲出教室去了。

过了十几分钟,同学回来了,站在教室门口,空着两  
手。老师问:“咋啦?”“王木匠说,他家都没得烤火的,不  
给。”老师一听,沉默了一刹那,把教棍一挥,说道:“挤油渣  
儿!”

于是,在那个贫穷寒冷的偏远乡村的破教室里,立即  
又燃烧起了惊天动地的欢乐的火焰。

窗外雪落无声。遥远的乡村那间破烂教室里“挤油渣  
儿”的热闹,在我的心底久久回荡。

## 挤油渣儿

胡华强(四川)



## 穿越时空的古蜀巷子

黄敏(四川)

在成都还有一条久负盛名的“水巷子”。这里有一口沉寂了多年的古井。那井口的青苔偶遇过那些络绎不绝的打水人。那井里的甘泉养育了淳朴善良的成都人。如今,人们已经不再喝井水,但那份纯粹早已融入川人的血脉,深入骨髓,植入灵魂。那口幽深神圣的古井,早已完成了它的使命,但是它给予了巴蜀人一份忠诚与坚守,执着与顽强,所以才凝结出“失地不复,誓不回川”的川军精神,而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会雕刻在这座城市里。

茶一巷和永盛巷里还有几家木梁青瓦的老茶馆。泡茶馆是川蜀的一大特色。茶馆里不仅有茶,赏花赛鸟,川剧评书,摆龙门阵,掏耳朵……茶客们逍遥自在,各得其乐。把盏碗揭开一个缝隙,轻啜一口,茶香充斥在鼻腔与舌根之间。“三吹三浪”,人生百态。其间穿插着小贩们的吆喝与叫卖。生活在这热络里愈发真实与丰满。

外地人到成都最喜欢逛的是宽窄巷子。这条巷子是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组成。宽窄巷子保持了青黛砖瓦的合院院落。巷子早已不是达官贵人的聚居地,但是热闹却更胜当年。这里的院落已经变成了颇有格调的酒吧、餐厅、商舖,混杂着各种小吃。游客和文青们扎在巷子里,可以度过整个闲漫的周末,感受成都的“慢生活”。被小孩子们围得水泄不通的小摊,一定是转糖画。老板手腕翻转间,虎跃龙腾,百鸟朝凤……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便插在了稻草把子上。转动指针,心中的期待和脸上的急切一目了然。指针停下来,或失落,或惊喜,都融进那甜香的味了。这条巷子在于岁月游走,是老成都生活的缩影。那浓郁的古蜀风情仿佛穿越了时光,保持了它的鲜活生动,从未褪色。

成都是一座文化诗意的古城。所以



“绿杨阴里穿小巷,闹花深处藏高楼。”巴蜀的烟火气,都藏在那些宽窄窄窄的巷子里。

繁华闹市的深处,有许多以姓氏命名的巷子。梁家巷、包家巷、李家巷、耿家巷、王巷子、何家巷……在尘封的时光深处,这里有整个家族的恩怨情仇。那低低的屋檐下,也曾有过炊烟袅袅。那幽静的庭院里,也曾有过婚嫁嫁娶的热闹与悲戚。岁月早已磨平了那些雕梁画栋,而被踩踏得发光的青石板,还是那样沉默庄严。偶有一枝苍劲古朴的三角梅从院墙的一隅探出头来,羞怯地、淡淡地打量着熙攘的行人。你才发现,繁华里的宁静才是永恒。

打铁巷、粮食巷、年丰巷,一听名字,就知道这里是生活而得名。如今的打铁巷,再也看不见火光中眼神执着刚毅的打铁匠了。但那穿透历史的打铁声仿佛还在曲曲折折的巷子里回荡。都说人生有三苦,打铁锤敲豆腐。可是那“跳出红炉,身无烧烙”的技艺,那可是“铸铁作犁型,春耕待秋熟”的期待,怎么也看不出有一丝苦楚与哀怨。打铁的岁

## 职场故事

兵,你有没有收到60块钱?  
类似的问话每天都会发生,老母亲的手机常常因网络信号弱或者手机本身问题,让支付收款信息接收延缓。我从学习程序中抽出身来,点击微信支付,一分钟没反应,两分钟也没反应。这回真没付钱?我匆忙冲到一楼。

这间南杂店是老母亲花了近一辈子的心血盘下来的。每天都在胆颤心惊中开铺,每天又在收获喜悦中关门。

一阵冷风吹来,老母亲拉紧衣服,愤愤地说:“一对男女,打扮时髦,男的在小电驴上等,女的一进店门就问这问那,这个价格高那个不新鲜,逐一点评。”

正以为早上第一单生意要泡汤时,女顾客像做了决定,指着核桃牛奶说:“就这个。”说着利索地从包里掏出手机,对着桌面上的微信支付码扫去。老母亲也很高兴,早上一起来就开张了。生意人最希望,开张就有生意。早上顺利,一天顺利。就和对方多聊了几句,这批牛奶是昨天晚上送到上的货,新

## 妈,来信号了

王兵(江西)

了能打电话能翻看支付信息,当然凡是与她收款码捆绑有关的手机都会受到骚扰。

一次家里停电,生意又好,每一笔入账她都要一个电话问有没有收到钱。只好教她碰到手机没网时,可以看看顾客扫码支付反馈。有的人隔空扫码,有的人遮挡着怕你瞧见支付密码,还有的嘴一开就转身离开仿佛有急事要赶紧去处理。都是乡里乡亲的,问得急,大家面子都不好看。不过,从开通这种无纸化支付方式以来总是有惊无险的。

老母亲铁青着脸,拿着老花镜的手也跟着颤抖起来。指着玻璃底下好几张百元假币,又开始了“祥林嫂”式的检讨。

我们劝导多次,让她晚上早点关店门,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可她当耳边风,说这几个时间段生意最好。

有时候,夜深了,而老母亲仍在昏黄的灯下守着电视机,就为了隔壁麻将间里人可能会出来买一两包香烟或一盒泡面。

路上的行人不多,雨后的早晨还是有点冷,瑟缩着寻了黑5里路,也不见老母亲描述的红衣黑农男踪影,只好返回如实汇报。老母亲喘着粗气,用力拽紧衣服,又愤愤说:拿假扫糊弄老人,什么人啊!

想开点看开点,不就60块钱吗?不要生气了,伤身体。否则就要像上次那样,住院花了好几千个六十。

老母亲还是不住地埋怨,责怪自己为什么早不昏晚不昏的。如果头脑不在那才发昏,她肯定不会让他们走……

我像小学生一样一遍遍听着老母亲捶胸顿足的话,劝不了,也不敢劝,怕血压再一次飙升,所以悄悄地拿出手机,对着桌上的二维码扫去。

妈,来信号了……